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:2023 年 12 月 23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孩子在哭泣

我六個月前就見過這個小男孩，那時他只有八歲，半夜離家出走，讓學校和家人都急得要報警。

男孩還有一個十四歲的姐姐，父母早已離異，據報母親與女兒常會因各種事情而爭吵，也是往往鬧到隣居要報警。

那次見面，主要是討論母女的糾結，兩個孩子的老師和社工都來了，一起尋找解決方案。母女二人都很坦白，母親承認管教孩子實在困難，為了防止與女兒糾纏，她已經把自己關在房內，靜心誦讀心經，女兒卻不肯罷休，在房外不停打門，由晚上鬧到清晨。女兒也不是完全沒有分寸，她分明知道自己有不對的地方，她說，因為太需要母親的關注，情緒積壓過久，一爆發就不可收拾。

當時小弟坐在母親與姐姐中間，全神貫注，眼睛不停跟着她們的對答而轉動。問他為什麼離家出走，他說：「我不想看到她們吵架，又沒有辦法制止，只有走到街上，一邊走一邊哭，不知要往哪裏走，後來碰到一個朋友，就跟着去了他家...」

這孩子說話率直，十分讓人喜歡。他說每次看到母親與姐姐火爆，都會設法把她們分開，叫她們返回自己房間，然後給各人端水，減低溫度。我們還與他分享各種叫停的方法，提議他用紅筆寫個大大的「停」字，每遇到她們沒完沒了，就趕快高舉起來。我們談得興高采烈，最後他也答應不再離家出走。

之後就沒有他們的消息，據社工說一切太平，他繼續支持這家人遵從合約擬定方式相處。只是這次出走的不是男孩，而是姐姐。她認識了新男朋友，過了宵禁沒有回家，是母親報了警，又驚動了全部支援團隊，連她那正在生病的老師，都堅持出席。其他人都來齊了，就是主角沒有出現，女兒生氣跑掉了，當一個青少年決定與你作對時，什麼行為約束協議都派不上用場。

多月不見，弟弟看來長高了，但是面無表情，什麼都說記不得了，再也沒有上次的熱烈。原來因為上次離家出走，他已被送入特別寄宿學校，這次是母親特別為他安排才能夠出來的。

問他過得好嗎？他呆呆地答好；喜歡新的環境嗎？喜歡；交到新朋友嗎？沒有！

沒有朋友，又怎可能喜歡新的學校？

男孩漸漸暖身，開始一宗宗地訴說苦況：他投訴同學們真的不好相處，連老師也鬥不過他們，常會被一群人圍攻，自身難保。他開始時小心翼翼，慢慢就形容得有聲有色，他仍未習慣引用同學們的粗言穢語，頂多就是「你吹呀吹呀的」的扮粗，向我們描劃校園及宿舍內的慘淡生涯。

我問他，這些話想說給誰聽？他毫不猶豫就答：媽媽！

母親也真的感到驚訝，她說從沒有聽過孩子這樣表達，每個人都以為他在宿舍住得很開心，誰也想像不到孩子心中的惶恐。奇怪的是，分明心中難過，為什麼他一直不露聲色？這讓我想起創傷專家 Gabor Maté 的一段話：為了取悅照顧者，孩子往往需要否定自己的真正感受，以對方的感覺為感覺。

也許這個小男孩，就是這樣習慣性地壓制着自己的真性情。想起上次他在路上一邊走一邊哭的描述，成長的道路有時真的十分孤獨，求助無門。

母親問他，你為什麼不找我說話？他幽幽的答，我每次找你，你都在忙。

一個單親媽媽帶着兩個孩子實在不容易，尤其大女兒正步入青春期。也不知道母女的爭執，有多少是正常的反叛行為？又有多少是兩人長久養成的互相監督？母親一方面氣沖沖的宣佈不會再去理會女兒，一方面又告訴我們女兒有多貼心，在她疲累時特別為她準備糕點，她說：「那種關懷，不像女兒，反而像是我的情人！」

最無辜的還是小弟，因為曾經離家出走，就被送入院舍。孩子已經失去父親，又怎忍受得住離開母親？好在這次他把握機會，盡吐心中情。還畫了多幅漫畫：一幕幕被欺凌的場面，一個每夜躺在床上偷偷哭泣的男孩，大滴大滴眼淚像雨點似的呈現在紙上。他後來在反饋表上表示：很開心把心裡話都說出來了。

記得一套由 Cher 主演的電影 *Mermaids* 〈浪漫俏佳人〉，也是一個單親媽媽帶着一大一小的兩個孩子，三個人相依為命。孩子的年齡不同，需要也不同，他們互相保護；有時難分難捨，有時又對峙不下。不但是母親看緊孩子，孩子也看緊母親；那是一種十分微妙的關係平衡，不能只用一般親子模式來看待。

大人總是要求孩子守行為，孩子的創傷，卻常常都被忽略。長大的路程，往往都是讓人傷痕累累，承受各種無奈感，漸漸失去童真。Gabor Maté 認為創傷並非事件本身，而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件在心靈上所留下的烙印。不去認真處理，這些烙印不但限制你的個性發展，還會重重地影響你的健康，造成癌症及其他疾病，他甚至認為這是多動症及注意力不集中的元凶。

因此，千萬不要壓制孩子的小心靈，很多我們以為是「為了孩子好」的決定，也許不知不覺就造成更大的傷害。